

陈地【文丛】

白 麟 / 主编

愿我们总能被 温柔相待

车丽丽 ◎ 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愿我们总能被 温柔相待

车丽丽 ◎ 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愿我们总能被温柔相待 / 车丽丽著.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8.8

(阵地文丛 / 白麟主编)

ISBN 978-7-227-06943-0

I. ①愿… II. ①车…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09216号

阵地文丛

愿我们总能被温柔相待

白 麟 主编

车丽丽 著

责任编辑 杨 皎

责任校对 闫金萍

封面设计 朱振涛

责任印制 肖 艳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 址 宁夏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nxrmcbs@126.com

邮购电话 0951-5052104 505210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陕西天丰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宁) 0010948

开本 889mm×1194mm 1/32

印张 7.5 字数 200 千字

版次 2018年11月第1版

印次 2018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27-06943-0

定价 46.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我希望我孩子将来所读的书里，能有一本是我的。本着这样朴实的愿望，我开始有意识地整理我散落的书稿。喜欢写作很多年了，还在我孩提时，就喜欢用文字的形式在本子上将生活的样子勾画。

这里，我必须提及一个人，他是我文学路上的启蒙者，我小学四年级至六年级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袁禄老师。袁老师拥有尴尬的双重身份——农民教师，但只要走进校园，就褪掉了农民的黄土味，由内而外只剩儒雅。那个年代，他是校园里为数不多的用普通话授课的老师；他是唯一上语文课还准备道具的老师；他是唯一在作文课上允许我们跑出教室，去校园、去操场、去土崖上寻找灵感的老师；他是唯一棍棒教育过我们之后，偷偷为我们落泪的老师；他是为数不多的把教书当作生命中最神圣的事业经营的老师……我深爱着、敬仰着我的老师，努力想要成为他希望我们长成的样子。

于是，我爱上了写作，用这样的方式表达我对老师、对生活的情感和态度。当写作成为一种习惯，你就会发现所有的人、事、景、物都通过你的眼你的心，转化成文字，向你扑面而来，不容躲闪。

那时，最快乐的事情就是写作。印象最深的是几乎每科书里都挤满了零星的思想碎片，我无法控制自己不去观察、不去思考、不去书写。只是很遗憾，从来没有想过要把它们整理在一起。毕竟，每一个

女孩子差不多都曾有个作家梦，但很多女孩也只是想想，而我，甚至没想过。越是喜欢，越觉神圣，我想我和作家的距离还太远。

后来，工作、成家，琐事纠缠，就只偶尔写写日记。

真正想要用文字去做些事情的时候，是两年前。某日，给儿子读插画书。儿子问我这个故事是不是我写给他的，我坦言不是，儿子很遗憾地说如果能读到妈妈的书就好了。就是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应该成全儿子，也给自己一个交代。于是，搜集之前散落的文章、思想碎片，结合当下的生活，重新审视周遭的一切，我又找到那个无所不写的自己，世界在我眼中重新铺排成文字，我把它们编著成册《愿我们总能被温柔相待》。收录其间的文字，多写朴素的人、朴素的事、朴素的情、朴素的景、朴素的物、朴素的理、朴素的趣。我想要表达的是我们离生活很近，离真善美很近，我们应该离自己也很近。诗和远方更多的时候，不是去追逐，而是去守护。而我们能做的，是停下脚步，反刍人生，等待我们掉落的灵魂，然后，一起启程。

目 录

总有一些感动牵绊眼眸

怀念，那个叫娟的姑娘 / 003

愿我们总能被温柔相待 / 012

父亲的拉链人生 / 015

五婆 / 018

我从天桥上走过 / 021

生命中那些不经意的安慰 / 023

就写猫，那些流浪的灵魂 / 025

校园北坡拾遗 / 028

有记忆的胃 / 030

高高的艾草 / 032

玫瑰往事 / 034

少年桂花香 / 037

那份忧伤 / 042

路过一座城的边角

儋州印象 / 047

禹州老汉 / 051

路过文笔 / 054

最是温暖旧模样

冬至的饺子 / 061

奶奶 / 063

老屋 / 068

债 / 071

父亲的六十五岁生日 / 075

碗 / 078

那些日渐消失的乡村印记 / 081

茶与咖啡 / 084

两颗桃子 / 087

父爱的翅膀 / 090

远与近 / 093

寂寞的树叶画 / 096

留一些时间给等待 / 098

恰好 / 100

永不疲倦的钟摆 / 102

隐没的父爱 / 105

希贵校加强教育 / 107

爱是天真写就的童话

简单去爱，像个孩子 / 111

龟趣 / 115

儿子的谜题 / 118

请不要打扰孩子的世界（一） / 121

请不要打扰孩子的世界（二） / 123

一个孩子的责任与担当 / 126

假妈妈 / 129

男孩，女孩 / 133

做一朵会思考的云

一帆风顺 / 137

等风来 / 139

拔牛筋草的母亲 / 141

过度补偿 / 144

错过的哈根达斯 / 147

被碾的麦子 / 149

生命 / 151
底气 / 153
生命的样子 / 155
钗头凤 / 157
樱花和李花 / 159
笑话 / 161
随悟一组 / 163

请不要怠慢自己

再见，那些消磨别人真心的人 / 171
恋上一扇窗，恋上一段静美的时光 / 175
斗胆写你 / 177
静候一树花开 / 179
春雪 / 181
请不要怠慢自己 / 183
从此以后 / 185
与自己相遇 / 187
不落雨，不清明 / 189
我心知道 / 191
一枝绿萝 / 193
把生命的弯度，走成一道彩虹 / 195

烈日下的追寻 / 197

每个生命都值得敬仰

倔强的树 / 201

暖秋 / 203

灵山乞人 / 205

访 / 208

李老师 / 211

一个人的庄稼地 / 215

领地 / 218

放牛少年 / 222

字里行间跳动着自己的“心电图”

——《阵地文丛》总跋 白麟 / 227

总 zong
有 you
一 yi
些 xie
感 gan
动 dong
牵 qian
绊 ban
眼 yan
眸 mou

怀念，那个叫娟的姑娘

认识娟是在开学两周后的例会上。校长说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事，然后顺着我们的目光，一团毛茸茸的东西从沙发上一点一点升起，还没来得及看清她的模样，她已经侧了脸又一点一点将毛茸茸的身体缩回到座位上。害羞而胆小的女生，我想。不过会议室都是长条靠背椅，一来就敢坐在面对领导的那组沙发上的还从来没有过，心想：这姐们，是太傻还是胆儿太正？出于好奇，一向记性不好的我头一回就记住了她的名字：娟。

没想过会和她有交集，第二天下午她就过来了：“车老师，我能听几节你的课吗？”我看看她：还是那一身毛茸茸的装扮，棕狗熊的颜色。别说，站顺溜了也还好看。

娟长得很秀气，窄脸，小眼睛，鼻子很饱满，一看就是个有福气的孩子。重点是皮肤很好，这让满脸痘痘的我艳羡不已。

“好啊”，我说。也许是我答应得太过爽快，她仿佛有话被憋了回去。

与我同室的另一个姑娘，长得像羊脂球，第一眼看见她的时候我就认定羊脂球就该长这个样子。脸跟个皮娃娃似的，身体也圆圆的但凹凸有致，跟她相比，我也瘦不到哪儿去，只是谈不上凹凸有致，顶多就是一个加厚款的诺基亚。她微抿嘴，下巴一扬，眼睑不

抬却将眉眶往上一提，打量着娟，不说话。突然又笑出声来：“老师你好！”娟有些害怕的样子，口里诺诺：“嗯……好着呢……”接着就小心翼翼地顺着我的办公桌坐在我的床沿边，于是有了我们之间的第一次攀谈。

后来娟回忆说：“老车，头一回见你，我就认定你了，问了一圈语文老师，只有你没推辞就让我听课，本来准备好的话都没派上用场。”我狂笑：“上课这点小事，难得住我？”

熟络之后，和我同宿舍的女孩被娟喊作碎人（就是很小的意思），尽管娟实在比她大不了多少，我是说个头和体形。论年龄，娟的确比我和碎人在这世上多混了好几年，不过托小巧的福，打眼看真和我一般年纪。娟说：“碎人好玩得很，看人不用眼睛，用下巴。”

我笑：“什么下巴？往高了说？”

“鼻子？”娟拨了下刘海说。

终于知道什么是嗤之以鼻了吧？我笑着期待娟尴尬的表情。没想到她用鼻子狠狠地“哼”了一声直接走了，我没拦住。

娟把自己关在房子里，我想该不是我闯祸了吧。第二天见时，她又是没心没肺地笑。

“嗨，老车！”她径直进了我的宿舍：“我今天去听老白的课了，娘娘，那架势……”一阵让人起鸡皮疙瘩的笑声过后，她继续说：“学生和老白对着干，老白用书打学生，学生从教室后门跑出去了……”

闻所未闻，我一下子来了兴致。娟嘴里的老白和她一样也是一个代课老师，高考落榜后家里人觉得年纪小，女孩子怕出去不稳当，就托人当了代课老师。性格直爽，脾气火爆，典型的疾恶如仇型。不过针尖对麦芒，今天有戏了。

我赶紧问：“老白服了？”

娟见我来了兴致，一下子唾沫横飞：“老白见男生从后门跑出

去，顾不上接学生从地上给她捡起来的教参，直接操起讲桌上的教棍就从后门追出去了。”

“继续”，我说。努力用圆睁着却掉不下的眼珠鼓励她快讲。

“老白一出去，这学生就从前门闪进来了。接着老白就从前门举着教棍扑进来了，追了两圈，最后老白再扑进来时速度太猛，没转过弯，直接窝在讲台下了，教棍也折了……”

“哈哈……”我们都笑了。

“你在后头坐着也不管？”我问。

“老白这身手，能吃亏吗？！”娟说，“我和学生在教室里给他们加油呢。”身为教师，作为一名听课教师，娟说得洋洋得意，笑得厚颜无耻。我既好笑又无奈，好在我是了解老白的，倘使她真的追上那小子，也定然不会把教棍落下去，她爱他们，只是真真不会管教罢了。不过还是对娟撇下一句狠话：“以后听我课，在后门坐着，有半中腰往外跑的，抱着腰拖都给我拖住喽！”娟大笑，我也大笑。

娟后来就和老白熟了，和我倒是远了一些，因为和老白的疯狂相比，我还是蛮文静的，不大对她的味。

某日中午签过到，顺道去了趟厕所，往宿舍返时第一节课刚上，校园里此起彼伏的“老师好”和垂柳上的蝉鸣混响，吵得人头晕。忽见校门口有人影晃动，是娟！贼头贼脑，外衣绑在腰间，裤腿一高一低，湿湿地挽着，雪白的赤脚上赫然套着沾了水的皮鞋。彼时挽起裤腿，光脚穿皮鞋的装扮还没流行起来，至于满大街都是这种痞痞的装扮的男生女生应该至少是十多年之后的事情了。

我吓了一跳，以为她受了什么刺激，赶紧迎上去。娟憨笑着从身后拿过一个塑料袋子在我眼前一晃：好家伙，鱼！还有几只小螃蟹。

“我和老白中午去坡底下的河里抓鱼了！”娟一脸得意地说。

“鞋怎么回事？”“哈哈哈哈……”娟大笑，“老白说背我过

河，结果脚下一滑直接把我撒河里了……”

过了些日子，再去娟的宿舍玩，敲门，没人应，直接推门进去，迎面一阵强烈的腥味：光是鱼就装了三个瓶子，据她说大小不一的鱼放在一起，小的会吃亏。螃蟹自然又是一瓶。还有一瓶最有味的田螺，肉肉地贴了玻璃瓶的瓶壁，正一个个伸了触角东瞅西看呢。也不知道她是如何和这一瓶瓶的小朋友们和谐相处的，以致能营造出这么浓烈的臭味！一下就复苏了我对她当初来时的第一个印象——熊呀，这臭娟。正欲走时，娟进来了，拍了我的肩：“老车，中午别上灶了，我给咱做饭！”

一听做饭，我一下来了精神。学校地处偏远地区，一年四季“三面红旗”永不倒，早上面片，中午面条，晚上又是面片，菜少得可怜，全凭油泼辣子提提味儿，时间久了，一个个胃都好不到哪里去，真是苦了我们这群周内回不了家又天生不喜面食的孩子。

“啥饭？”我欣喜地问，宿舍里逼人的腥臭似乎也能忍了。

“我妈压的麻食！”娟边说边从办公用的桌子下拿出一个袋子来，里面是蜷曲可爱的麻食。虽还是面食，可换个样子出来总是好的，要求不能太高嘛。“水我都快烧好了，你看着点，我去洗菜。”娟说着又拎出一个袋子来：“学生给我掐的苜蓿，新鲜得很！”我一看，可不，肥嘟嘟地绿！一想到中午能有一顿免费的好饭，真是开心啊！

开锅的时候娟把菜也洗好了，本身就是菜尖，案板也省了，毕竟这货就不是个做饭的料，家当自然置办得不够齐全。很快一锅白花花的麻食都熟了，苜蓿加进去，绿得更可爱了。出锅！

“你去端碗，顺道偷点碎人的盐。”娟眼睛盯着锅里，吸溜着口水对我说。

“偷——盐？”我瞪眼看着娟。

“嗯，对呀。没调料怎么吃？”娟倒奇了怪了。

“你没调料做什么饭啊？”我问。

“我是饭熟了才想起调料落家里了。”娟一脸无辜地看向我。

我是万不敢去碎人那里干偷鸡摸狗的事情的，回去端碗的时候碎人正往碗里捞细长的扯面。这是我这辈子都望尘莫及的，面那么长，她踮了脚尖，面还没离锅。听见我进来，碎人连看都没看我一眼，依旧专注地捞着面，我是很想帮她的，但看一眼她撅着的滚圆的屁股，径直取了我的碗就转身出来了。我终于知道同处一室之内，为何与她相敬如宾，距离总是保持得不近不远：她一米五的身躯里总是衍射着超过两丈的无法逾越的高冷，不像娟，同样是不到一米六，她总是把自己缩成一只绒绒的没有锋芒的棕狗熊。

娟没有怪我，自己出去溜达了一圈，回来的时候手心里就是高高的一堆盐。那个中午，我们吃到了这辈子最白最白的一次清汤麻食，淡淡的咸，淡淡的香。

后来，娟就再没有做过饭。我们依旧按点去灶上打一年四季只在长短和宽窄上玩花样的面。

外面唯一一家小商店我们也是很少去的，原因是零食最贵的就五毛钱，大都是一毛钱的小零嘴，半山区的孩子，虽也有富裕的，但连饭都吃不起的也不在少数，卖贵的零食自然是不妥当的。而我们好赖也是人民教师，成天搅和在一毛到五毛之间的零食上自己都觉得跌份。所以，很当然的，孩子们偶尔带来的山果什么的就成了我们梦寐中的美味，在无课的下午带给我们神仙一样的好滋味。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很久，一直到落雪的冬天。不记得是什么原因了，总之那段时间成天整理资料，并且要更换身份证，为此我和另一个同一批分配过来的我们私下里唤作帅猪的男教师一同去镇上的派出所照了证件照。隔天，娟就凑过来了：“老车，你订婚了？”

“我还结婚了呢！”我没好气。心想：我成天和你腻在一起，男人在我的世界里压根就没有性别，我和你订婚呀？

“怪不得呢！”娟大笑，也不避讳碎人：“有人看见你和某某